



这些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传播徐派艺术，不管多忙，他也总要抽出时间去几趟苏州，“徐派艺术已经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和徐老的家人已经相处成了一家”。

我与评弹有段情

今年10月，沪上雅庐书场热闹非常。作为上海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书场，雅庐迎来了自己的百岁生日。庆贺雅庐书场百年诞辰前夕，雅庐白领评弹沙龙也在这里举办了重阳节敬老活动为主体的评弹活动。柯勇是白领评弹沙龙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除了有活动大家聚在一起之外，平时有空闲也会相聚，互相交流提高。

和郑原桀的经历相似，柯勇对于评弹之爱，也是源于中学时期。“小时候跟爷爷一起听广播，也会听一些书场，后来中学生艺术节的时候，我就说了一段，一个也好此道的老师很看好我，当时文化宫还有专门的评弹班，老师专门推荐我去文化宫学习弹唱，我就正式入门了。”

后来机缘巧合，柯勇被“薛调”传人薛惠君收徒，成了业余爱好者中的专业人士。“现在工作忙，但每周还是忍不住练个两三次，平时有演出也会尽量参加。”

“现在黄浦区非常重视雅庐书场这个平台，也很希望我们建立起各个年龄段皆有的人才队伍，我们沙龙参与者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最年轻的只有二十多岁。大家来自各行各业，有老师、公务员、审计师、IT程序员等等，因为对评弹的爱，大家聚在了一起。”

对于柯勇来说，评弹不仅仅是一个爱好，也是人生宝贵的经历。“我本职是做党务工作的，平时总是和不同的人接触，评弹爱好有5门功课：说、噱、弹、唱、演，不论是我们唱的内容还是戏台下，都需要不停和人打交道，其中逐渐学习如何做人做事，主持会议、上台演讲也不会拘束，其实我的工作和爱好是相辅相成。”

如果说柯勇对于评弹是半路出家，那么丁虹则是从小耳濡目染被熏陶长大的。

“我的外公外婆、舅舅都是专业的评弹演员，自小成长在评弹的环境里。”其实细细追究起来，丁虹对评弹的感情，最初是来自于评弹演员身上穿着的旗袍——真好看。后来，家里人见她有兴趣，又有条件，何不多培养一个爱好？“于是家里人就为我请了一些有名的评弹艺术家，后来我拜了薛惠君老师为师。”

平时的假期，丁虹还常常跟着外婆“跑码头”。所谓“跑码头”，在当时的条件下非常辛苦，一出评弹至少要说15天，穿的换洗衣服和旗袍，都装在箱子里，有的地方还得自备铺盖和碗筷，在私家车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评弹艺术家背着琵琶三弦辗转各种交通工具，到各地书场演出。“记得有一次我跟着去嘉兴，第一次走细细的田埂，新奇得很。到了书场，条件也很简陋，台上没有麦克风，全靠自己的真声。”

随着年岁渐长，一开始只觉得

新奇的丁虹，渐渐被评弹里的唱词所吸引，从内心深处认同了评弹这门艺术。“评弹除了弹唱的部分，其实最本质的内容是它的一出又一出故事，不论是才子佳人还是帝王将相，其中总有很多奥妙之处，令人回味无穷。”

苏州评弹的唱词非常讲究，最大的特点即为雅，每一句唱词背后都经过细细打磨。“‘笑我佯作轻狂态，笑你矫情冷如冰。笑我枉自痴情多，笑你不该少怜悯’，我最喜欢的就是评弹经典剧目《玉蜻蜓》，这个故事情节非常有吸引力，人物众多，唱词也总有牵动人心之处。”

《玉蜻蜓》讲述的是富家子弟金贵生与妻张氏不睦，在法华庵与尼姑志贞相恋，后不幸病死庵中，志贞产下的遗腹子辗转为徐家所收养，取名元宰。16年后，元宰中解元，获悉自己身世，乃到庵堂认母，母子团聚。“类比我们现在电视剧剧本有S级、A级，《玉蜻蜓》的剧本就是评弹剧目中的S级。”自从对评弹生发发自内心的喜爱后，丁虹学习评弹也愈发认真，水平也蒸蒸日上，“当时去考上海评弹团还被录取了，但因为档案调取的关系，就没有去成”。

尽管没能成为专业评弹演员，但丁虹从未放弃过对评弹的爱。“说书是我的强项，我喜欢一个人模仿书里的诸多角色，上到皇帝、下到乞丐，通过一张嘴的不同变化展现不同人物的性格，我觉得特别有意

评弹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了，它一直都在随着社会的变革创作出的新的内容，具体就是题材不老、语言不老、手法不老。